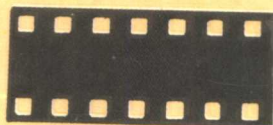


弗·贝德纳尔／著

山羊明星

傅石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山羊明星

弗·贝德纳尔 著

傅石球 译

上海藏文出版社

Владо Беднар

КОЗА

本书根据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Радуга», Москва 1984年版译出

山羊明星

(斯洛伐克)弗·贝德纳尔 著

傅石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46,000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7-5327-1605-8/I·962

定价: 6.00元

(沪)新登字111号

序 言

类似的故事
在过去的任何时候
都可能发生。
再告诉你们一点：
这么平凡的故事
发生过多次，
只不过，山羊
每次都不一样……

追逐名利、自高自大、贪图钱财以及小市民习气都不是新毛病。然而，我们当代人也容易患上这些毛病。当然，今天的小市民已经现代化，他们尽情地利用技术、艺术和哲学的最新成就，使旧时代的这些“病”——也就是思想意识中的残余与新的现实生活相适应。况且，干得多么成功啊！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们却生活得很快乐，把社会主义当作一头奶牛来使用，而让别人去喂养和照料它。他们只珍惜自己私有的山羊，千方百计地保护它，使它得到各种不同的优惠。

我的故事讲的当然不仅仅是拍电影或电视，并且明摆着的，也不是讲任何真人真事。例如，它可以发生在机器制造厂的设计室，或者发生于某个百货商店。

但是，山羊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我的主人公们既要推它上台，又要挤它的奶。

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在为他们创造合适的条件。我们要求有批评、讽刺、幽默，同时却对小的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在为小市民习气开辟行动的空间。当小市民在拼命发展时，可怜的批评家、讽刺家却在用本生酒精灯热咖啡。他们想，既然我们已习惯于用祖辈皇历中的幽默来应付，那末，何必要替自己树敌呢？

在人世间漫游时，我感到困惑莫解，今天的这些淘金者多么活跃、多么机灵、多么不屈不挠，并且有着多么明确的目的。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本书，只想部分地勾勒出他们的轮廓和标出他们的新坐标。须知，我们的社会为应付此类情况而花的代价可一点也不便宜。

不过，也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本书里哪儿有正面人物？那么请问，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的作品中有吗？一个能正确地理解我的故事并因此而超越于故事之上的读者将会成为正面人物。要是读者能在生活中认出类似于本书主人公的人，他也会超越他们。

作者

平凡的故事

——
平平常常的、
贝尔蒙多式
无所事事的
星期一

一个阴沉沉的早晨，它会使熟练的摄影师古什塔费克感到真正的满意。瞧，欣赏一下吧，现实又与他的艺术视觉合拍啦！远景是轮廓模糊不清的灰蒙蒙的街道，非常像定期刊物中的那些摄影技术不够完善的快照，渐渐消退的夜色和雾起的正是铜锌版网所起的作用。真正的摄影师古什塔费克对外国杂志一直很留心，并确信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同样的效果：他在照相机的镜头上涂上各种油膏和乳剂，把底片浸在各种温度的溶液中。放大机呢？他简直会对它施魔法。然而，不管怎么努力，他还是不能经常用反差强烈的底片制成颜色像汽车轮子下面的粥状雪似的正片。这种正片可以立即放进厚纸框里并送去参加比赛。

现在你瞧，这个早晨——它就是在证实他看待世界的那条美学原则的生命力和正确性。所缺少的仅仅是照片下面的那条能让每个人都知是怎么回事的说明文字。要想出这种文字有时是很不简单的啊！例如，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想象力能把这个早晨叫作“取自于系列片‘地平线变形之五’”的。可我们呢——是的，我们行。不过，说不定这是嫉妒心在我们身上的表露。

黑夜和白天的交战尚未见分晓，虽说白天的形势较好，并且正在缓慢地获得领土上的优势。这是很容易被人滥用的模模糊糊的时刻。取材于英国失业者生活的无聊的电影故事和他们的一些出身于伦敦犯罪地区的暴徒同胞的庸俗而又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都是用它来开始的。幸亏我们这儿既没有失业者，也没有暴徒，然而对一个决心写出一二点引人入胜的事来的作家来说，痛苦也就更大。

第一批闷闷不乐的狗主人已经溜好狗，从公园里回来。他们上了孩子们的钩，对孩子们要买这种小狗的哀求作出了让步。现在，他们裹着夜雾，像多瑙河上的驳船那样在街上行走，枉费心计地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去保加利亚度假时该把小狗托给谁。有一点甚至很奇怪，那就是他们在十字路口为什么不像轮船泊岸时那样发出刺耳的汽笛声。

一位女公民正在二楼的窗口上抖一块颜色像霉菌的抹布，灰尘纷纷落在他们的头上。光是她的笑容就可以确保她在泼妇协会里得到一个荣誉会籍。她那只正示威般地在旁边窗台上洗脸的小猫也可以在这个协会里担任秘书或文

化专员的职务。它刚吃完用生猪肝做的早饭，瞧不起我们，也瞧不起一切，它是个虚无主义者，而说得不客气一点，它是一只公猫。

对牛奶铺的第一次攻击已过去了，戴着卷发轴、穿着丝睡袍和缀有小绒球的暖和的便鞋的妇女的人流逐渐散去；现在急匆匆地赶来的是那些汗津津的拳头里握着皱巴巴的钞票和购物单的孩子，由于意识到受托之事的的重要性，他们的小脑袋在纤细的脖子上直摇晃。女售货员已经告诉所有的熟人，说是有一个酒鬼至少又从入口处前面的那只箱子里偷走了六个角形小面包。气喘吁吁的女秘书们很快就要来了：这些秘书来替自己买千层面包和酸奶，并且还排队磨咖啡。

望着这条主要街道上的行人时，你千万别想去当相面家！比如说，要是你确信这个人典型的官僚主义者，那末你很快就得放弃对自己洞察力的自信。大家都在电车铃声和汽车喇叭声的伴奏下喃喃地说话或吹口哨。巨大的换气机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下面全速运转。

一长排清扫垃圾的工人正沿着街道行走，他们的垃圾车前面都扎着一束鲜花，这是他们的上司为“争当最美丽城市”活动所作的贡献。一辆背驮火箭——巨大的旋转式搅拌机的卡车正在超越他们，它正在用水泥饼啪嗒啪嗒地往路上安贴标记。

一辆“塔特拉-603”打从身旁驰过，车窗里露出几张笑嘻嘻的脸，他们显然已预感到这次出差将是很愉快的。但是，车子没能开到十字路口，那儿已经有一位戴着上过浆

的白色长筒手套的警察在朝它微笑，并爽朗地问道：

“司机同志，知道您违反了哪条交通规则吗？”

一位急性子的乘客想抢先一步不让事态扩大：

“扬奇，别怕，我在‘转弯处’^①有熟人！”

幸好，一辆停在十字路口中央的驾驶学校的汽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力。它后面的汽车喇叭鸣得越来越响，但它的马达就是不想启动。教练员大发雷霆，刚开始学的女司机吓得直发抖，她想不到会出这种事，最后他们俩一起使劲把汽车推离了十字路口，空车却沿着街道自行滑下去了，两名乘客紧跟着飞奔而去，民警像一个没有希望的边锋，跟在他们后面飞奔，一只手里拿着罚款收据簿，一面还引用交通规则中的条文来给最有希望获胜的红马鼓气。我们不知道这场引人入胜的赛跑的结果如何，我们没有听到撞击声，正式公报也没有发表。

电车站上，在摆着已蔫掉的旱芹菜的蔬菜摊旁边，站着两位音乐家。他们穿着黑色的双排钮西装，衣襟上别着白色的假花，脸像流浪艺人似的涂得雪白。他们准是从婚礼上回来的。

手风琴手打开手风琴匣子，匣里塞满了油煎肉饼。他清低音提琴手和行人们吃肉饼。提琴手想从低音提琴里抖出一点买车票的零钱来。最后他成功了，硬币像喷泉似的在人行道上喷溅着，币面崭新锃亮。两人轻声唱起一首旧的流行歌曲：

① “转弯处”是布拉迪斯拉发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电台每天为汽车司机服务的节目。——原注

一位美丽的小姐，
名叫玛丽塔，
每天傍晚在阳台上
躲避旁人的目光……

这首歌里有点东西使他们感到非常可笑，提琴手简直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才叫轻佻，这才叫轻佻，我奶奶也不会这么做！”唱完头两行歌词后，他高兴地大声说。唱完一小节后，他又补充说：“这才叫狂想，这才叫狂想，我爷爷也不会这么做！”

真可笑！

电车女售票员来了。她按惯例穿着锦纶防水风雨衣，别着一块重得简直要把她坠到地上去的大号牌。她手里拿着一本拍纸簿，昂然从候车人中间走过，盛气凌人地说：

“5路电车当3路电车开，1路到公园，请你们在门德尔站旁边转乘公共汽车。别等2路！5路当3路开！”

“这才叫胡扯，这才叫胡扯，就连我也说不出这种话！”提琴手评论说。

乘客们起先感到焦躁不安，后来渐渐安静下来，得意地微笑着，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就程度不同地耐心等待下去。要想劝他们回心转意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所谓的真理探索者（人群中总会有这种人的）认为有义务问：

“那么怎样才能到达帕列涅尔呢？”

大家都感到不满意。

女售票员和那些候车人的目光（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了解这种永远感到不满的人）迫使他闭嘴了。

报亭前排着一列长队，不管有多么奇怪，长队是由清一色的男人组成的。他们买“体育报”、“劳动报”、香烟、电车票，可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去选购明信片或成套的邮票“五克郎周游全世界”。他们急匆匆地把报纸翻到最后一版，浏览着当天新闻的大标题：

我们战胜了骄傲的英国!!!

没有利爪的不列颠狮子

岛国来客吃不消我们的奥泽莫克舞^①!

假如我们在某场世界大战中打赢英国，那就谁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标题!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在这儿，就排在这长队里，对，对，亲爱的读者，他叫卡罗尔·佩卡尔。虽说他的身影在早晨的视界内曾不止一次地在我们面前掠过，但只是现在，当他破坏了买东西的刻板程序时，他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在小窗前把身子弯得很低，好像蹲着似的，并且把头侧倒在肩膀上，以便让女售货员能看清他的尊容。他彬彬有礼地，甚至可以说是过分有礼地打了个招呼，因为他审时度势后认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能讨人喜欢。最后一点当然取决于观看者本人的模样长得怎么样。

① 斯洛伐克的民间舞蹈。——原注

“吻您的手！”

“硬盒子的‘斯巴达’香烟没有！”回答的声音像所提到的香烟盒子一样硬。

“无线电广播：早晨有雾……”

“啊！是您！”

不信任感已消失，关系已接上，口令相符。为确保无误，女售货员也俯下身，查明无异常情况，才满意地挺起身来。她把一本卷得不让人看到封面和名称的杂志塞给佩卡尔。要是蓄大胡子的无政府主义者能这样进行秘密工作，那末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被抓住！

卡罗尔·佩卡尔退到一棵结着被老市民叫作“鲍迪奥洛”的红色小浆果的树下面，迫不及待地展开杂志。

从颜色艳得像是在大吹大擂的封面上得意地冲着我们微笑的正是那位嘴角上叼着粗雪茄的贝尔蒙多。他的头像上方印着明亮简洁的杂志名称：

电 影

顺便谈谈颜色。假如有会大吹大擂的颜色，那末这些颜色是用轻歌剧的假嗓子在号叫，水泥掩蔽所也无法使人摆脱这种颜色！靶场里的纸玫瑰、中央缀着一颗橡皮心的婚礼大蛋糕、蓝色海岸^①的风景明信片！潘趣酒甜点心、“鲜花”牌香水！简单地说，就是一本杂志嘛！这些新闻记者啊，新闻记者！类似杂志上的那些颜色淹没了周围的一

① 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海岸，在阿尔卑斯山濒海南麓，长约八十公里。

——译者注

勿。瞧一瞧吧，白天一下子就降临了，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欢乐的音乐；在全国上空，也许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晴雨计都指着“晴”。

我们乘在电车里，和佩卡尔及所有的乘客一起微笑。一首诗不禁脱口而出：

我们到世上去取经，
求知欲使我们像二极管似的容光焕发。
全知爷爷的三根金发
像船帆似的在我们头上飘扬……

不管怎么样，它总是一首诗。我们当然可以发表评语，不过并非原则性的评语，但时间不容许，所以让我们克制自己，别作声吧。

今天，就连无票乘车的乘客看上去也不那么可憎。

正在大声亮相的首都——多瑙河上的一颗明珠，连同它的喧闹声一起留在了身后，卡罗尔·佩卡尔在一条水泥板铺就的僻静小路上行走，已经接近一座浪漫主义风格的小型城堡，该城堡好奇地把它的塔楼探露在杨树上空。佩卡尔愉快地晃动着公文包，牛奶咖啡在保温瓶里发出富有朝气的哗啦哗啦的拍溅声，给正在成长的一代所谓的善鸣鸟儿的乱鸣声配着第二声部。上面提到过名字的那个人不时地看看杂志，企图模仿贝尔戴多那种满不在乎的神色，但是雪茄——用铅笔代替的——不愿意被挂在嘴角上，总之，

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佩卡尔从一块水泥板跳到另一块上去，就像在火车的车厢顶上跳跃前进，但是经常踩错步子。

他使劲地用皮鞋踢草丛中的一个锈罐头，可它竟然是一根被深深地埋入土里的铁管的顶端。

当大脚趾的疼痛渐渐消解时，他打算卖弄本领地跳过入口处的拦木。他拼命地作助跑，那劲头简直像是范范·丘利潘^①，但在最后一瞬间改变了主意，一点也不像运动员似地从拦木底下钻了过去。然而，我们和他都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用武士“相扑”的潇洒姿势越过这一障碍，甚至不要用保险软垫。

城堡前的一片绿油油的英国式草地使他萌发了要翻个筋斗的想法。也许他能作成保健体操的这一练习动作，只不过，上装蒙住了他的头，从而使我们的主人公失去了空间定向能力。接着，他花了几秒钟寻找钥匙、电车月票和零钱，它们就像老鼠逃离沉船一样，在作任何一项体育练习时都会从口袋里蹦出来。

草地中央有一座小城堡，就像是发了横财的糖果点心店老板的一幢缀满装璜雕饰的小房子。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是在邀请您登上大理石阶梯并进去看一看。但是，请别相信这迷人的幼稚念头：在许许多多文艺复兴式山墙后面都隐藏着一些毫无诗情画意的修闹钟作坊。例如，西霍特岛上的卡尔洛夫村里有一座城堡，我们在城堡里看到的

① 大概是一位著名跳高运动员。——译者注

并不是骑士厅，而是一个小自来水电站。这里呢，在富丽堂皇的正面背后隐藏着一座在本世纪初算是时兴的、但现在已过时的小发电站的全套精密设备。要是说得完全正确，那么这是一座定向变电站。

我们不想摆出一副我们熟悉这首轻音乐作者的样子：谱写这首单调的浪漫主义曲调的并不是某个德彪西^①，而是爱迪生本人，正在低声唱的则是他的电气仪表。取代替家的是一只控制钟。呜呼，我们的幻想破灭了，更衣室里的公家铁柜子里只收藏着工作服。

然而，为什么我们所选中的那位主人公要猫着腰偷偷地走过这段距离呢？他的古怪行径这一次也有着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上班迟到了。因此，我们就全都明白了。

我们迎面看到的并不是贵族之家的通常的室内装璜，而是某种类似诺博士^②的避难所的东西。是我们这些知识肤浅者所看不懂的、闪烁着火花的仪表，画有头颅骨和闪电记号的门。但是，就在这一切东西中间，在更衣室里还是有一片人性的绿洲，还是有一点富有诗意的个性的痕迹。墙上贴着演员的头像和电影中的画面，窗和衣柜上摆着一些种在花盆、小箱子和白菜罐头盒里的仙人掌。

卡罗尔·佩卡尔撕下杂志的封面，并用皮鞋跟把它钉到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在皮鞋油盒子里只找到短鞋钉，敲打时，佩卡尔数次击中自己的手指。结果，阿兰·德隆就

①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② 英国作家伊·弗莱明的系列长篇小说《007号间谍》中的一个主人公，——原注

排在流行榜的第二级上了。

佩卡尔又徒劳地想模仿贝尔蒙多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一点也无法理解，这个小伙子怎么能如此自然从容地叼住雪茄，就像是嘴里叼着它诞生的。

佩卡尔从衣柜里取出弹簧拉力器，想了一会儿，从手柄上摘下一根弹簧。但是，余下的两根他也拉不开。眼看它们好像已经要向肌肉的力量作出让步了，确切地说是向意志的力量作出让步，但是它们却啪地一声就收拢了，并且还夹住了佩卡尔手腕上的几根汗毛。

我们的主人公那件单排钮花呢上装因肘部已缝上圆的皮补丁而成了一件实际上是永远穿不坏的衣服。在佩卡尔尚未陷入意外惨祸的震中时，怎么也无法把他算作时装的首倡者。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尚未排除：假如时装发展的螺旋形轨迹有朝一日回到起点，那么佩卡尔就会因这件上装而预料到迪奥尔氏^①的届时出现的设计思想，但是对此需要有耐心，要有加倍的耐心。一件瑞典衬衫，过去是咖啡色的，现在已染成黑色；一条无须多加评论的翻边绒布裤；一双咖啡色的鞋子，像是上了厚底的“小拖拉机”，还像纨绔子弟般地缝上双色细漆布。哎呀，我的天哪，这一切全都属于绿色胡贝土斯^②粗呢大衣一统天下的那个美好时代！“博克斯”发式（虽说并不是刚理好的）和一顶歪戴的咖啡色无檐帽使佩卡尔具有准确的时代色彩。天哪，还有谁如此内行啊！记得吗，这不就是我们，我们的青春时代吗？

① 时装设计师。——译者注

② 胡贝土斯呢是一种带长绒毛的粗毛料。——原注

那时候，姑娘们都穿黑色的紧身裤——“小裤脚管”，而男孩子都穿宽翻边的喇叭裤，这两种时装式样同时遭到了教育家警觉的目光的迫害。同样，在文化和休息公园的露天舞场上，人们所遵循的是一对对舞伴在跳舞时相互别放开，别跳低级趣味的独舞。哎呀，亲爱的妈妈，或是某个代替她的人啊，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时髦，而我们，只不过稍有点萎靡不振和失去了一点弹性，我们是已经开始谢顶的中年一代的代表，却用坚固和优质的材料造就的。的确，我们有点过时了……

不过，让我们像孔武^①在电视节目中所说的那样，把激情留给批评家吧，因为那个颇具时代风格的大扬声器响起了嘶嘶声，接着便发出一种无个性的官方嗓音：

“一、二、三、四……注意啦，注意！卡罗尔·佩卡尔立即到管理中心来！重复一遍！卡罗尔·佩卡尔立即……”

佩卡尔生气地拔掉电线，但是很奇怪——召唤声继续在更衣室的衣柜上方回荡。

“……到管理中心来，否则只好责怪自己……谁又在乱摆弄无线电通信网？”

这儿并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是空气的飘浮，是声音的传递，更衣室的衣柜背后就是刚才被自傲地命名为管理中心的那个大厅。惊惶不安的佩卡尔穿过一条位于墙壁和各种各样电表及装着控制开关和手柄的控制器之间的小走廊，走进了一个小壁龛，即大厅，也可以说是变电站的心

^① 孔武(音译)——中国人，匈牙利电视台播送的连续惊险片中的主人公。——原注